



“德国孔夫子”将中国神话传到西方

近日,中国动画电影《哪吒2》在海外收获好评,不少观众表示,里面的中国神话故事令人印象深刻。其实,西方对中国神话故事及其他文学经典的兴趣由来已久,18、19世纪,不少西方汉学家来到中国,惊叹于中国文学的魅力,之后将其翻译介绍到西方。理查德·威廉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,他本是西方教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,最后却变成了中国神话及文学经典西传的使者,被诸多媒体誉为“德国孔夫子”,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——卫礼贤。

爱上中国“老文化”

1873年,理查德·威廉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贫困家庭。大学毕业后,威廉受教会委派前往中国青岛。当时的青岛几乎没有西式建筑,年轻的牧师被安排住在中国渔民的屋子里。他对自己新认识的这片土地非常感兴趣,不仅开课教授德文,还到处旅行。他攀登泰山,访问曲阜,经常登崂山,望着“在夕阳紫金色的光芒里熠熠生辉”的顶峰,听道士和人力车夫讲述圣山、鬼怪、五仙和道教法术的故事。

渐渐地,威廉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中国的“老文化”。经过一番精神挣扎,威廉辞去了牧师职务,开始专心研究中文,试图加深跟中国居民的相互理解,还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“卫礼贤”。

他的译著影响了卡夫卡、黑塞

从道士、车夫、邻居那里听来的稀奇古怪的传闻,激发了卫礼贤对中国神话的浓烈兴趣。他在西方翻译出版《论语》以及《聊斋》片段之后,在德语圈小有名气,恰好有出版

社邀他编撰《中国民间故事》(1914),他欣然接受,并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。

这本书涵盖了各种中国寓言、童话、鬼故事和历史传说,涉及的神话文献达十几种,有蒲松龄的《聊斋》故事,还有《西游记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搜神记》等,可以说是中国神话在西方的一次全面亮相。

这本书让西方学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丰富的文化风貌。西方译者马腾斯如此评价:“古代中国的童话和传说与《一千零一夜》有共通之处——宝石、黄金和五彩丝绸散发着东方的光辉,东方财富是奇幻和超自然的。它们本身还有独特的异国情调……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它们新颖的色彩、奇妙的样式和无限多样的主题。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一样,中国故事也值得成年读者关注。”

与荣格共同翻译《金花的秘密》

在中国期间,卫礼贤结交中国文坛大家,拜大儒劳乃宣为师,跟他研习汉语和中国文化。正是在劳乃宣指导下,卫礼贤翻译了《易经》

性的,在她的一门课程《海事职业规划与设计》里,她就跟学生一起交流未来职业的选择:“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船型。”

科普博主

“我们的船已经到达新加坡,现在要去锚地进行LNG(天然气)加注,加注船过来了,我们要加注2300立方……”5分钟看懂万吨邮轮是如何“喝”天然气的,这是白响恩最新的一条视频。



不同船型的操作性能、管理方式。有些船舶是中外海员混派,这样还可以学习外国人是怎么驾驶的。”积累了各种上船和驾驶经验后,白响恩又把这些知识反哺给学生。

大学教授

白响恩还有一个身份: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教授。她开设过11门课,每年带教3至4名研究生。船舶智能化、航运转型、船舶通航安全保障、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等都是她研究的领域。

“我会选择性地驾驶不同船舶,比如集装箱船、科考船、救助船、汽车运输船等,学习

她驾驶“雪龙”号到北极

了。她身上有两个标签:中国第一位驾船穿越北冰洋的女航海驾驶员,驾驶过近十种船舶;她是上海海事大学教授白响恩,一周有11节课,还有多名研究生要带,主业是研究海事通航保障;她也是网红科普博主“Captress白船长”,第九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冠军,把航海的故事讲给普通人听。

船长

上海姑娘白响恩出生在一个航海世家,白响恩这个名字,寄托着父母对她的期待:“他们希望我像白求恩大夫一样,救死扶伤。”然而,小时候跟着父亲坐渡轮往返于上海浦东、浦西之间,听着出海回来的父亲分享各种航海故事,她心中早已种下一颗航海的种子。

大学填报志愿时,白响恩填报了上海海事大学,博士毕业后留校。2012年,第五次北极科考,给了上海海事大学一个驾驶员的名额,白响恩报名

和其他著作。他的《易经》德译本广受欢迎,被视为权威译本,再版20多次,并转译成多种西方文字,在欧美产生广泛影响。

1920年夏天,青岛被日军占领,卫礼贤被迫返回德国。回到家乡后,他受到了热烈欢迎。通过赫尔曼·凯瑟林伯爵创办的“智慧学校”,他拥有了更广泛的朋友圈,这些人包括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、神学家保罗·蒂利希、印度诗人泰戈尔,他们都是卫礼贤的忠实读者。

1922年1月,卫礼贤作为德国公使馆的文教顾问,再次回到中国。他应邀到北大德语系讲学,跟校长蔡元培重续友谊。就在他打算在华大展宏图之际,接到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席聘书。这对他而言是个不小的诱惑,最终,卫礼贤选择作为首席汉学家在该校汉学系执教,开始深入研究东方神秘学。卫礼贤跟荣格和黑塞一起,探讨道教的炼金术,并跟荣格合作翻译了道教《金花的秘密》。这部东方神秘学代表作成为欧洲的畅销奇书。荣格表示,威廉和自己是肩负同样使命的亲密伙伴:“命运似乎赋予我们两人重要的角色——东西方之间文化沟通的桥梁。”

(摘自《环球时报》2.28 朱大可/文)

性的,在她的一门课程《海事职业规划与设计》里,她就跟学生一起交流未来职业的选择:“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船型。”

科普博主

“我们的船已经到达新加坡,现在要去锚地进行LNG(天然气)加注,加注船过来了,我们要加注2300立方……”5分钟看懂万吨邮轮是如何“喝”天然气的,这是白响恩最新的一条视频。



不同船型的操作性能、管理方式。有些船舶是中外海员混派,这样还可以学习外国人是怎么驾驶的。”积累了各种上船和驾驶经验后,白响恩又把这些知识反哺给学生。

大学教授

白响恩还有一个身份: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教授。她开设过11门课,每年带教3至4名研究生。船舶智能化、航运转型、船舶通航安全保障、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等都是她研究的领域。

“我会选择性地驾驶不同船舶,比如集装箱船、科考船、救助船、汽车运输船等,学习



什么时候你最自由

崔庆龙

现在很多人想要攒一笔钱后,去一座小城市过一种相对闲适的生活。如果在这样的生活中,能找到一种新的、可以带来“自我效能”的生存状态,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但如果这种生活让你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,或者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舞台,失去了过创造性生活的条件,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。

我曾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:“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,一定是用必要的约束组织起了混沌的松散的时候。”这句话谈到了对自由的体验。我认为,自由必然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限制之中。

所谓爱,就是对对方的灵魂不断地叩问。在广袤的宇宙,生命像幽灵岛一样出没在无边的大海之中,无缘无故,无声无息。万千的灵魂就这样以生命的形式存在一小段时间,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在这生命的偶然之中,爱上另一个灵魂是偶然之中的偶然,因而是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。

爱,首先是一个人对另一个灵魂的好奇,总想不断地叩问,想知道有关于他的一切: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?他为什么会吸引我?他对我有没有好感?他是不是喜欢我……

爱,其次是对亲密关系的向往。无缘无故地受到吸引,渴望靠近,再靠近,渴望黏稠,渴望浓郁,渴望亲密无间,渴望合二而一。

爱,最终是对奇遇的惊喜。因为在充斥偶然的世界,在几乎所有人都是平行线的世界,偶遇一条交叉线,在交叉的一瞬,在人世间很少相交的眼光相互胶着,狠狠地互看了一眼,仿佛要看到对方的灵魂深处,要把对方看透。

然而,人的灵魂又是多么的深邃,要想看透,谈何容易。尽管时间短暂,人还是会在这一瞬感觉到惊喜。中国人将它命名为“缘分”——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识。

(据参考网)

名家品精

限制虽然给人带来了约束,但也给生活创建了秩序。它让一个人不需要主动思考每天要去做什么,如何使用大块的时间。一旦你不能很好地支配时间,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张弛有度的节奏,就会陷入某种心理困扰之中。

人要生活在有张力的结构中,既有一定的压力,又能感受到松弛。恰当的结构可以让人持久地拥有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。一个人面对限制,在情感上能够接受,并且有能力随时摆脱限制,这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的最大意义上的自由。

(选自《读者》)

同与不同
周毓之

路上有一条晒干了的蚯蚓,我把它拨到路旁的草丛里,盖上两片美丽的红叶,像是为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小棺椁。

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,这条死去的蚯蚓与那条仍活着的蚯蚓,究竟有什么不同?今年的这朵莲花与去年的那朵莲花,千年前的江水与我眼前的这一江水,还有路上匆匆相遇的我和你,四目交会的那一刻,似乎也有一些灵魂的交会——我们的同与不同又到底是什么?

有时候遇见祖孙三代同行,五官有明显的相似,但又分明是不同的个体,因时代、成长背景、文化程度等,显示出明显的差异。家族中我最喜欢的长辈是外婆,她一生善良谦和,与世无争。外婆是曾外祖父领养的,她自己的家世,因为年代久远,已不可考。那么,我与我那难以追溯的祖先之间,同与不同又到底是什么?

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,但这独一无二的特质究竟是什么?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,这是大家熟知的17世纪哲学家、数学家莱布尼茨的名言。其实他接下来还有后一句:世界上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片树叶。同与不同,所占比例究竟是多少?

我把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,用小而工整的字,写在一片捡到的大叶子上,埋到湿润松软的土壤里。如果有一条蚯蚓被这片叶子挡住了路,它大概会绕开去,继续它自己的路吧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真知灼见

当你身边有一个笨朋友

蔡志忠

羊跟猪是好朋友,他们一起到森林散步。羊一不小心掉进陷阱,它在陷阱里高喊:“赶快去拿一捆绳子来。”

猪二话不说,马上跳进陷阱,抓住绳子的另一头。

羊说:“现在我们俩都死定了,你真的很笨,不过一生中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,我也死而无憾了。”

羊说:“把绳子抛下来吧。”

猪便把整捆绳子丢进陷阱。

羊说:“你怎么这么笨,这样我怎能爬出去?”

猪说:“我应该怎么做才对?”

羊说:“你应该停下来。”

不只是坏朋友会害死我们,笨朋友也可能让我们陷入绝境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聪明,那些笨朋友值得我们珍视一生。

(据龙源期刊网)



一朵云有多重

耿艳菊

打开电脑看到一句话:“一朵云有多重?这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,我还从未思考过。读了科普文,才知道一朵云可重达500吨,重量相当于100头大象。”

想起南北朝陶弘景那首白云诗《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》:“山中何所有,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赠君。”这山中有什么呢?答曰:“山上最多的就是白云。每日看看天,看看云,心中充满了欢喜,却不能摘不动。”

不禁想到生命这个宏大的话题。一个生命来到尘世,背上的负荷无形中在一点点加重,就像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包在爬山,一路往上,走得艰难疲累,还会不自觉地往背包里加负重。这些负重包括很多,有形的无形的,

责任、欲望、俗世的眼光……每一步都走得筋疲力尽,所以人们羡慕云朵的轻盈,渴望像白云一样轻松悠闲,自由自在。

当知晓一朵云如此重后,便对白云不止是羡慕,更是由衷地敬佩:承受如此之重,却能在天空中做诗意图美。

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漫步